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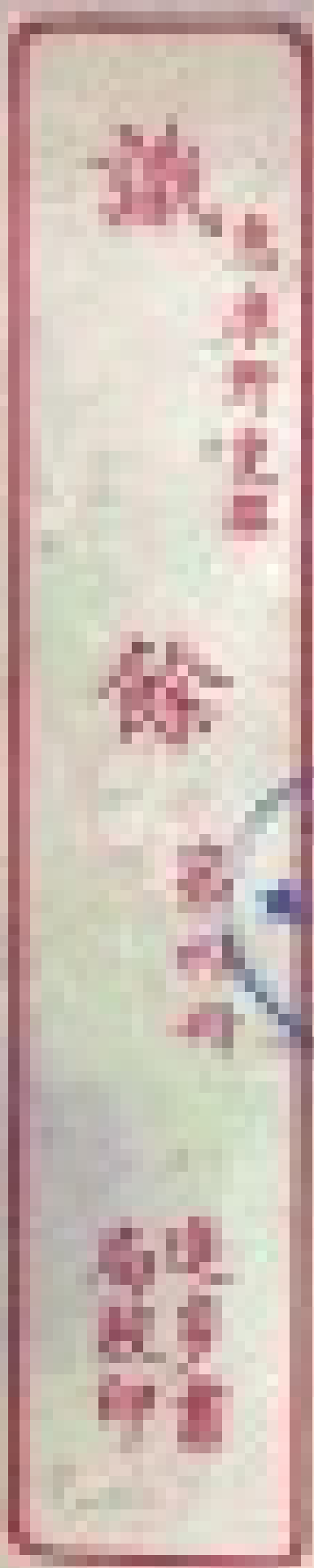
惠康野叟撰

餘

第四冊

進步書
局校印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of discoloration or damage.



識餘卷三

事考

惠康野史輯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蓂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父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為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牛弘所論。□□□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盡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游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咸於屢曆。

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場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克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毀。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場雖雅尚卒以不道殉延薄乎云爾。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三焉。清嘉則殿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后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筆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懼寇盜沉溺河中僅數舫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后序記此考光武遷都書籍二十餘兩諸家以為三

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纂輯。尺簡不傳。惜哉。

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關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異時人主留意若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

累朝中秘所蓄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束皙。齊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灼灼者。自餘尚衆。而世不甚稱。宋則李淑宋綬尤袤董道葉夢得。是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氏。並著目錄。盛於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蓄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齊杜信東齊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

玉堂逢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輟耕錄云。莊夢瑯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

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習。或為蟲鼠蝕嚼。或為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名。惜無從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賓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騄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為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隻。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升於羣玉之山。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為段。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珮玉一隻。柏天稽首再拜。送天子至于鄒人。第他書少用此字。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之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岩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闕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襜。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昔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為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為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

鵬等譜註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奇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為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憔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按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司馬溫公七國碁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寶無也。

今觀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嚴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嬾人服。李厲董道畫譜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謫。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士一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宿救之得甦。則唐以

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實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按叢錄以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宋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宋之分實因宋度南後而皆始於呂蟲品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因岩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捕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報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品傳王重陽嘉嘉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顥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一大剗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為一大剗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散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

號盧剗總一十三萬四十四百弓年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剗也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山為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為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為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彰所知論。與執苑庵言丘陵學山所引差不同。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池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捷陀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陀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耶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等。徧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也。山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頗黎真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閼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

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阿含經云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彰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樂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椀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門一小門四大通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彰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即淮南閭風之旨也

四大洲者南閼浮提州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達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

按河源出撒敦腦兒河轉達池。即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即昆侖。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閭風高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闕。酷類又如意樹等。如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衍推廣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而後之道流反竊之云。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析釋。七隣虛為一極微。七極為一微塵。七微塵為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為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為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為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為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為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為一蟻量。七蟻量為一蟲量。七蟲量為一麥量。七麥量為一指節。三節為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為一時。四時為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

六尺為步。二尺為肘。四肘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舍。見因本經。一俱

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為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舍六里。名義俱小舛。俟續考之。今中國算數微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帝黃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極壤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直至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算數也。何以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即華言無數也。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為億。庾多為兆。誤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叉。為一俱胝。即兆也。俱胝俱胝。猶云百萬百萬也。則為阿庾多矣。阿庾多阿庾多。則四百百萬。乃能盡之。然後為那由他。緣此二句義頗隱奧。故注者誤以中數法推之。不知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百。洛叉所謂百。百變也。俱胝俱胝。所謂倍。倍變也。上二俱胝字虛。下二俱胝字實也。阿庾多阿庾多。放此阿僧祇。則無復數矣。

時最少者。名為刹那。百二十刹那。為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

一年呼粟多。三十年呼粟多。為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為一月。十二月為歲。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年呼粟多。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怛刹那六十為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為一怛刹那。則半刻中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一刹那為九百生滅九十刹那。為一念。見仁王經。又三十臘縛為一年。呼粟多。見婆娑論。注云。臘縛即婆羅。異名也。年呼粟多。一名年休多。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覽。

細之極。極而至於微塵。巨之極。極而至於由旬。暫之極。極而至於刹那。久之極。極而至於塵劫。皆極兩端言之。中庸以兩言蔽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噫。千經萬論。言名理者。不能外矣。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異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季。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棄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

於是傳者情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陣其流不得不然也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於內帶十三鏐鏐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賄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撻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元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曰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司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

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衡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撒不敢留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术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术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司度不習舟楫挽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术慨然欲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返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於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為輸也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醮言頗切直光舜堯聞之震怒上言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叅預未知其倪啟封相顧周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謂侯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可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

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齊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僅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乎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祕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讚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